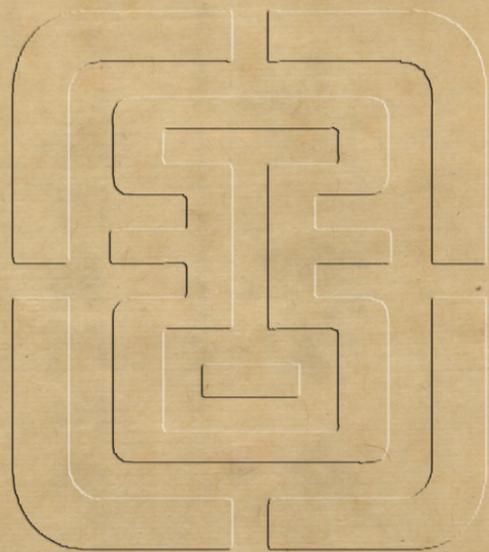


據何義門校本以視翁鈔本校

老學庵筆記

涵芬樓藏版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緒紅羽衣乘七寶輦蓋吳

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張嬖何校作嬖好掩口笑曰禁中用烟何校作烟脂阜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尙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守毛本作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前然日曆及

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九非也

鼎周本禮羣盜如鍾相楊么鄉語謂幻爲么戰舡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鯨

頭軍器有拏子其語謂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

子等是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禹毛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

子等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爲之長財三尺許

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習毛本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

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

不能開目欲救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

戰船亦做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

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毛本平賊至元毛本顏亮入寇車船猶

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

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禮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

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

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

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盡第一肉鹹鼓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

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僊炙太平畢羅第六假

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飴鹹鼓旋鮓瓜薑看食

棗餠毛本子臚餅白胡餅饅餅照淨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遜議者謂當取壽穎何校宿三州屯重兵然

十一年西元二四一

老學庵

二

涵芬樓

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作濠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

一 漢人入仕有以費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費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作毛本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

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未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儼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

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杜音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阿波口踐滑而仆

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劬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卽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十六年(西元二八九)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擗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艘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艘海鷗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條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郗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郗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健俱匿民間已

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可毛本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

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正毛本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

少柴門春艸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

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

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毛本多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蒼猝二府猶張蓋搭城坐而出軍民有懷甄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尙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啟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

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榜陳福公作魁凌尙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毛本作發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

廿二年(四二一三)

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裕毛本作選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

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

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

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

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

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

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尙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

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

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尙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

四字毛本多耳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

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
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何校作某臣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

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

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守下何校有該字約万俟俟下何校有萬字

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

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

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

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

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

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

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與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毛本多咸陽指檜四小字

張樞密子功紹興

何校一本作照

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

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

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

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巧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

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

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

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
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
成歲一再奏功輒躡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
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郵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
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
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
也

陳瑩中遷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
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絨題及作文
皆去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賊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
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劇毛本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酌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何校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何校邛州出鐵烹鍊何校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何校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

中萬里橋故迹毛本迹作居下多途字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籠束縛齊密狀如大餅燄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淪毛本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毛本紙先去黑毛本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何校作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毛本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何校作聵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道旁有鬻湯

餅者共買食之物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尙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溼法毛本作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耐得棄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不可羈鈍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己酉元毛本作顏璟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毛本作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毛本作卯者已

十六年(西元二八九)

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毛本多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一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爲獨何校作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

不復敢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閱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也

毛本無也字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

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

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尙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毛本作弟請問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戒毛本作作誠語後人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

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自

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文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淝毛本作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擄婦

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毛本多平字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卽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卽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卽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祈

何校作折
毛本同

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

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榜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榜子幾與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曉曉久之乃已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毛本多
絲字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

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卽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甌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閣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令閣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鏐鏐如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十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

九年(一七三)

有龍起破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于文學乃克爲之聞者爲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于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作更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在作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

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其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海毛本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

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毛本月洗兒作團油飯以

煎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卽東坡先生所

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杖毛本頭此言大

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毛本粥在腹中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

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爲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

亦數百里今爲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爲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爲弔古之地云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川毛本出青瓷器謂

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祕色也然極麤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

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燭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

公及錢上閱毛本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燭栗各十裹

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繫頭巾帶于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腋下皆

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
爲相始去勒帛又作毛本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作毛本一篋袴
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裏肚則紫地阜繡祖妣云當時
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幕作毛本客來亦必著帽與坐
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別鄰
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爲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爲一城
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汪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
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
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
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

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爲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見其飛白大
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王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
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毛本多當作御史

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
自飼犬有姜焦氏者爲之飼鷹鷄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
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責之

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赦至率郡官哭於天
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
所立如此許穎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

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毛本作味于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人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相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

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較其次晁

毛本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邦毛本作廷張遇以下皆有之

李黃門邦直在真定嘗寄先左丞以陳瞻墨四十笏盡以爲伯祖

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臥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

伯父舉篋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水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

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

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鋌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鋌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

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仙人此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獻諸朝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音

又有僧契虛遇毛本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稚川仙府也毛本正始乃年

號稚川乃毛本入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給幣帛硃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

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二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任元受毛本多字盡言三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毛本多也字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作之本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受作之本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字有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閨然傳以為笑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于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于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稟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葦珠殿校籍視

殿脩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為揮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七毛本無八平生未嘗有疾居

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

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

愨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鄰有住菴僧召老葉飯飯已亟辭

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以毛本有今日歸矣僧笑曰毛本有相去二三千

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

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他語一日默作

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

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為歇後非也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

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割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作何校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崔書得之傅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傅丈博極羣書少崔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豎瑄毛本作監當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毛本作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熿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章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閒澹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府毛本作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于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毛本有誅之二

字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歛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且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毛本有爲字何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毛本有言字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毛本作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

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

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宣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儻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昉宋白脩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脩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脩五朝國史責任甚專毛本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

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毛本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

大樹太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

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利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

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王謙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

拱手曰百二十守曰王利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

敝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縣毛本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

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

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鬚何校一

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尙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

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大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脩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諫曰聞卿出局卽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爲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圓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搥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爲言事官而

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笱曰謝豹笱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毛本臣同此味

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毛本正也字面南下臨大江名

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曰枕簟其上得未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笻何校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羣訟于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于無等毛本有佛殿西廡有一堂羣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檀上其意甚樂椎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檀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尙書序言爲毛本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爲隸書古爲科

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尙詔諛然猶趣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

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詔者嘗執政矣出爲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于是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爲劄子衆稍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

七
五
年
一
八
九

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作毛本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何校一本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晁作毛本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闈人云某官來見而苦于闈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膀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羣醫至為謠言曰藏用檐頭三斗

火人或畏之惟晁作毛本之作毛本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之作毛本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為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以上三字背覺毛本有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之作毛本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癩疾危甚羣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闕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

會飯罷輒相語曰今日闕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焉
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坐于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
學士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
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人原潭毒闕毛本作闕之類皆創爲控扼
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竝蒂圖其狀於聖壽
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毛本百合二字作花圖至今尙存乃知艸木
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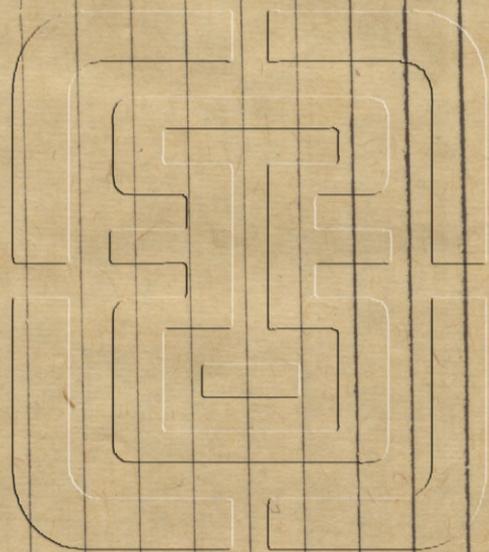
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氣毛本作病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

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
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
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閣門官

宣和末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
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
異且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
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
也方彝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羣犬窺籬落驚起南
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蓋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閣門輒促之曰那行那去聲若云權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浸有不同唯此聲尙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掘強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爲毛本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
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
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秭和皆中進士第秬秭在陳死于兵和爲陝府教
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秒往往出火色
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
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大皇爲太母元祐
中稱高太皇爲太母皆謂帝之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爲太母
紹興中謂章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檢校太師忽落檢校爲真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
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廟所以養慈
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
闋當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
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
例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治軍旅其他皆權
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
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爲二
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
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

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
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逾二紀無
功總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都紫霞毛本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狻猊對
立香煙度鸞鸞交飛組繡明今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
庭率見之眞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謫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
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紹聖中謫元
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顏夷仲爲少蓬尙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節度使鄭翼之所
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狇狇有狇獠有狇攬毛本有狇獠有山獠俗亦土著

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

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

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挂頸上嫁娶先

密約乃伺女於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

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毛本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

一飲至數升名釣毛本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

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

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

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

欲人謂已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

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狇狇頗強習戰鬪他時或能爲邊患

童貫平方寇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

竝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爲官戶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
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蓋作本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
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
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
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彜叔彜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
彜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
再出作本彜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懼作本無能用者
彜叔可謂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于茆
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尙低回于末路未
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
玉之搆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
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
識若擊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
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
風吹不去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廊忽若有省遂
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
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
游葢山上方院索詩喜卽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
公闢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之毛本作道之毛本作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陷毛本作罪籍可惜也之毛本作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著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晁之毛本作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之毛本作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之毛本作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

堪羨毛本作又堪嫌一壁有眼一毛本作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為名而字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華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

白晝譏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

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毛本作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

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

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為相

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

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

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間不復用爾毛本作

頃歲駁放秦頊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為剝衆雖知其非

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剝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

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

深歸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聖毛本誤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

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

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邳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作何校今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穠欲蠶眠蓋用緯語也近歲均州版毛本本輒改爲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衰病臥林泉鷓鴣羣飛競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

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篋束枯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爲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卽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毛本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耳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毛本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煑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原毛本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嘗戲曰豈所

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爲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本作僅詣參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

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階作陸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

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

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燭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有五字云煙

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云細落李花卽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

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

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

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

要常關雲尙作毛本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閣門請彈奏閣門以殿上語非
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

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

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

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

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伎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

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却字

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陟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爲陟書曰

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常瓌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

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皆從玉雖走史鈴下毛本作下合皆然無如之

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

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自天聖以來無

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中嘗封慶國公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

避此何足為法哉卒辭之改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為達且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爓

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

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

綠沉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

摘來相顧共驚疑毛本作須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

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

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毛本作開天章閣賞小

桃正謂此也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于神

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

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

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為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

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

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

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亂山爭落

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尙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鸞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日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

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某字無復鋒鋷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于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諡中帶一正字餘二事皆卽許可惟賜諡事獨曰待理會平

時徽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諡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勅額曰奉親已而乃作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遭際龍飛又薨子位與王岐公同于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贈太師其他恩數皆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諡遂特賜諡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諡用他人之諡以爲恩數自古烏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爲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參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日毛本無日字相與同槃桓毛本槃桓二字

樂作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

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異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異者竟以朝旨放自便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去毛本無去字而鈔不復毛本作傷雖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姦

黨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籍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姦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于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卽日傳至圓通遵適

在焉大自矜毛本有追東坡至前途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
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
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嚙不可漱幾多詩將
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
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栖賢欲題所舉
絕句寺僧方礬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卷四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懼讒嫉其
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
目覩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鷺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壑
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
本厭虛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闕空追悔西
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
以爲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
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
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啟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

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啟云長楸脫却青羅帳綠蓋千層俊鷹
解下綠絲條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爲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
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毛作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
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三毛本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
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毛本無臥者有小字云
鄜時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
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
人卽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
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
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報毛本面而通判欣然有

得色

鼃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
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枕椰杖詩初本云
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枕椰杖林下閒尋蕈撥苗盛孝章又誤
爲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韻殊遠
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子毛本無名毛本有于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爲
佳時方作墨卽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略同但
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
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爲人作墓志毛本有亦字亦字用此三字端叔前輩

毛本有也字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毛本無一字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毛本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誦

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毛本作舉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錢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間毛本作殿殊非高大陳列几席櫺枷之類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兩院靜似無僧毛本有此字潘道遙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隋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鬱然見于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竈取四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髦一丁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甄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毛本自言九十歲途徑去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乃毛本無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

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毛本無于一毛本無士人毛氏忽

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

師灸甄事言訖遽避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

柱十餘壯毛本有病字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

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杙子法用杙木皮漬鴨卵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

亦古遺法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為對有

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為工遂愛之曾觀字純甫偶

歸正官蕭鷗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鷗巴可

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鵝脯覲以為媢已大怒與之絕然鷗巴北

人實謂之札八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用閩王時

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尙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
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
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
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尙書省于外以
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
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
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
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
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
若在雲間燿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爲浙東倉司

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毛本有不至提舉者事之

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縣吏

呼伎樂伶人卽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爲客郡

治乃寂無一大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毛本有面

見守醉中毛本無醉中二字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

齏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遣人毛本無遣人二字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

汨喪廉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謔蓋語急故以

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王安

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毛本作一香風送管絃毛本作以道詩

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卽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毛本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何校無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毛本有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蠶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汗帷幕衣服

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之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爲可駭也基仲爲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辯毛本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何校作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

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蓋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毛本作蓋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閒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隲憲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斲作琴樣胡桃紋鶉鴿青高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

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毛本此聞之三字作皆字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鼉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然毛本作然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已丑卒于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虜境松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諡武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端何校作玠能書今園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眾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脩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天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棕何校作棗詩在左縣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閣聞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晁毛本作晁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為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為豪傑所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為我有乃捨險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為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壺冰以今觀之忠州擲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為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掇繫條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

為翰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鑠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鑠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絕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圯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會
每日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
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
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儉

毛本

諡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

知白諡文節

毛本

御史王嘉言請改諡文正王孝先為相亦不肯改歐

陽文忠公初但諡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

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以

毛本

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

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諡文公此諡必

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

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為礮虜解去

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役自二十

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

又獨謂三十二代為張虛靜亦非也

老學庵筆記卷五終

